

书墨
画缘

童门之谊 金石永年

◆ 斐翔

“童门之谊 金石永年——宝甯斋师生金石书画展”将于5月21日下午2点半于朵云轩艺术馆（南京东路422号朵云轩四楼）开幕。此次展览是著名金石书画家童衍方先生首次率弟子以金石文化为主题的书画作品展，展出的作品除书画篆刻外，还有三代古陶、汉晋砖瓦、石刻造像、砂壶全形等拓本题跋作品，可谓琳琅满目、古意盎然。展览中另有童先生的老师来楚生、唐云等数位先生的作品，藉此以缅怀前贤。

在众多的展品中，一件题大石翁书画硯（见图），是由童衍方先生，率徐之庵、唐存才、袁慧敏、仲威、冯磊等弟子共同创作。“先贤曾经说过，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童衍方先生说，“修行从艺之意义，还在于有承上启下之作为与责任感。我年轻的时候，得到了来楚生、唐云、若瓢、叶潞渊诸位先生之惜爱、提携，方有今时之小成。数十年间，惟师恩不敢忘怀。今择先师遗迹，题跋作记，共怀感恩之心。”

书画篆刻艺术中的传统和创新，是一个历久常新、无所不在的永恒话题。童衍方正是由于深厚的传统积累，使得他的书法风格非但行、草、隶、篆兼备，即使一种书体也有多种风格。与其篆刻一样，均具有老辣、洒脱、朴拙的个人风格。



在童衍方先生看来，正因为领略了前辈的风范，才更知自己的不足、才更懂谦卑。在创作中，一个艺术家内心的宁静和反思更为重要，宁静才是致远之道。因

而在教导童门弟子的时候，童衍方先生常常说，“艺品、艺德缺一不可，更需矢志有恒之志气，保有恒之精神。谦虚谨慎，待人以诚，孜孜矻矻，求知若渴，贵学、善学、专注、勤奋，方期有所进。”

“重视传统，与古为徒，亦知融会贯通，独出心裁。”童衍方先生常常会对于他的弟子说，“中国的艺术博大精深，我们应认真吸纳前人的智慧，就像写书法一样，要经历临帖、背帖到创作的过程。书艺之妙，皆在于思。执笔于手，巧悟于心。所以在创作的时候要吸取各方的精髓营养。”

在童衍方先生看来，富于“金石”元素的艺术创作与艺术作品将成为后世艺术传承楷模中最为重要的组成。今天，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金石书画艺术作品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热捧，无疑是源于清代金石学兴盛后融入书画篆刻艺术的强劲动力的余脉使然，更是当代社会发展致文化艺术繁荣的必然结果。此次展览既为同门砥砺之举，亦藉此求教于同道、专家、学者，并在书画艺术外增加了篆刻、铭刻及拓本题跋等。

据悉，此次展览由童衍方先生领衔，另有他的弟子徐之庵、唐存才、袁慧敏、仲威、冯磊、傅一平、方浩、张志、潘祥余、童人杰、王曦、蓝银坤、石双樑、李惠明、张生、王苍龙、钱宜东、王映晖、孙丽等。

海上
印社

当代杰出的印学开拓者方去疾

◆ 韩天衡 张炜羽

自晚清以来，周秦汉魏玺印与明清流派篆刻家作品的鉴藏活动进入了空前繁荣阶段。然而从学术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而言，对流派印的探究仅局限于一些印人传的简单考证、印人派系的划分归类和谱录辑藏等层面，印学理论著述也大多沿袭晚明印家的旧说，甚至对一些早期地域性印人的脉络、印风特征概念错综混沌，尚无一个有序、清晰、完整的明清流派篆刻发展谱系，这一状况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才被打破。海上印学家方去疾顶着“文革”压力，在1974年不仅组织撰写完成《中国篆刻艺术》一书（但被阻至1980年始出版），同时勉力钻研，钩沉索隐，比次梳理，又推出了《明清篆刻流派印谱》一书，对明代中叶以来文人篆刻发展作了一次全景式的突破性总结，这两部书在现代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方去疾在普及印学、培养新人及自身的艺术创作中，也成绩卓著，他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为印学界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

方去疾（1922—2001），原名正孚、之木，别署四角亭长、木斋。浙江温州人。方介堪从弟。十余岁来沪，入兄长方节龢创办的宣和印社，学习印章鉴赏、印谱编辑等专业。建国初因方节龢不幸去世，年轻的方去疾克嗣其业，接管印社业务，继续编辑胞兄未及完成的《晚清四大家印谱》，并独自出版了《二弩老人遗印》等数部原钤本，直至公私合营，先后转入朵云轩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为公家征集了不少珍贵的明代印谱。在出版社期间，方去疾发挥特长，精心编辑了《吴昌硕篆刻选辑》、《汪关印谱》、《赵之谦印谱》、《吴让之印谱》、《吴昌硕印谱》等名家谱录资料，并爬梳剔抉，参互考寻，发表了“明清篆刻流派简述”一文，不仅填补了该领域学术研究与印谱出版的空白，也使原先颇感隔膜的明清流派篆刻史得以廓清，对“文革”前后明清篆刻艺术的普及推广与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方去疾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等要职，然而令人无比遗憾的是，一场失败的手术，无情地击碎了他正处在黄金时期的篆刻艺术事业，使方去疾再也无法拿起心爱的毛笔与刻刀，只能无奈地躺在病榻上，备受内心的煎熬，度过了本应再创辉煌的十多年光阴，同道艺友也为之痛惜万分。

在建国后数十年海上印坛所有重要的活动中，人们都能看到方去疾的身影。除了与单晓天、吴朴堂合刻《瞿秋白笔名印谱》等数部契合时政热点的印谱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方去疾与上海书法篆刻界同人在青年宫举办了数期学习班，热心传授篆刻技艺。同时他以“推陈出新”的观念，鼓励印人们濯古来新，如钱瘦铁、来楚生等长者，也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即使在传统艺术处于低谷的“文革”时期，方去疾仍组织工农兵业余刻印工作者，尝试以简化字选刻“革命样板戏”唱词，保存并磨砺了一大批青年篆刻人才，为海上印坛能在“文革”结束初期迅速复苏，提供了充实的后备力量。当今一些年已六七十，且有一定成就的海上篆刻家，在创作或学术上也大多受惠于方去疾，方氏无意中成为现代印坛的教父式人物。

方去疾篆刻创作也颇具特色，其中年后不逐流风，参照秦代诏版、权量铭文及汉魏凿印，大胆尝试，最终形成了既古典、又新奇，敬侧峻峭的全新面貌。方去疾最为精彩的是其晚年白文印，单刀纵横，奇险灵动，遥接秦汉诏凿气息，似曾相识，又完全是方氏的面貌。这些创新，是方去疾在立足于整个秦汉时代艺术风范，博大精深意义上的出新。偿非暮年艺事为病所废，其成就当是未可衡量的，惜哉！



■ 方去疾篆刻“疾风知劲草”

朱刚水墨戏画的艺境

◆ 陈曼君

新作
赏析

近年来，常看到朱刚的水墨戏画。他画戏曲人物，线条求质，墨色重韵，色彩追雅，构图从简，注重脸部的刻画，眼神的交流，动态的捕捉，人物的顾盼，往往在平实中藏飘逸，在简略中见精彩，在浑朴中显深厚，在儒雅中觅洒脱。他画的《佳期》从春香的率拙朴质、忠诚坦荡映衬杜丽娘的赏心流亮、雍容芳润。《惊变埋玉》同时展现了唐明皇面对兵变将士的愤懑、怨抑、无奈及对贵妃的呵护，杨贵妃的惊恐、踟蹰、迷离、惘然。《卖书纳姻》为昆曲《渔家乐》中一折，组合了富家女的凄婉跪求、悲凉激宕与穷秀才的惊惶失措、隐忍悲愤的瞬间神态。《昭君出塞》描写了王昭君出塞负重，扬鞭催马，可是脚尖指归，难离家园。《贵妃》画得粲然逸古、丽情密藻，然而花瓣飘落，气息肃沉，隐喻红颜薄命、长恨绵绵。《说亲》画得意态熙和，眉飞色舞，简约

中见萌动，疏放中含静穆……

朱刚的水墨戏画有浓浓的都市情结。在上海这座文化大都市，朱刚有创作水墨戏画的多种文化优势。他是个戏迷，与许多京昆艺术家有交往，讨教过中国戏曲的文化含量和舞台艺术的视觉震撼，对一戏一景、一招一式、一情一神、一戏一画等都有过认真的研究与绘画创作践行。

丁酉年“五一”前夕，我在刘海粟美术馆观赏“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自然与朱刚馆长谈起他的水墨戏画的下一步发展。他说：自己的“水墨戏画”理当在刘海粟艺术精神的激励下，寻求“风格富贵绚丽，强调东西并重”的水墨戏画新的生长点。告别时，朱刚反复说“创新是艺术的不竭的动力，传承是我们对刘海粟最好的纪念。”



■ 朱刚水墨戏画《挡马》

文化
艺谈

中国当代水墨能够救市吗

◆ 徐翌晟

日前，蔡小松的个展“感知”正在香港苏富比空间展出，29件中国水墨作品占据了整个展览空间。

2004年到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走势强劲，直至2011年，价格达到了顶峰，之后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又回归理性，苏富比亚洲区总裁程寿康见证了个炒作过程，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便是，中国当代艺术明显缺乏后劲，之后的走向究竟如何，很难预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当代水墨如同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浪潮。”他希望中国当代艺术经历过的炒作过热的情况不会再发生在中国当代水墨上，否则，这也会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不幸。“一个

国家的文化和艺术品的价值与这个国家的强弱很有关联，中国如今的强大，理应艺术品应该越来越价值越来越高，现在能看到的却是，很多中国现代艺术品还没有如所预期这般上升，就是有部分炒作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中国艺术品还没有达到预期，在把自己国家的艺术家捧上去之前，很多中国藏家却已经转向开始收藏西方艺术品。我希望东西方艺术在市场表现上能够共同发展。”

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首任会长、水墨画名宿王无邪认为，中国当代水墨的创造力正在向全世界传递东方的审美高度，对于传统，我们既要继承也要创新，对于西方当代艺术的理念，既要借鉴也要保

持理性判断。“蔡小松的水墨作品不再以中国传统水墨中着重的线条为画面基础，而是以墨迹块面的边缘线来勾勒，形成非常强烈的凹凸立体感，这样的立体感有西方绘画的视觉感受，又是传统的意向。”确实，参展的《松·感知》系列，似大海波涛，似瀑布飞泻，又以黄沙走石，无法用简单的抽象或者具象来概括。

如是表现的中国水墨，令程寿康觉得更有希望：“太多的中国当代水墨作品不是画石头就是画木头，也有画很多微小细腻的东西，以追求宋画的人文境界，但是仅仅这样画，是不是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要在画面中看到体会到更多内容，看到时间。”

印坛
点将录

136